



心靈的歷程

李桑牧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心灵的历程

李桑牧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59年·武汉

序

在我的研究工作的最初的时期里，曾經得到出版社的各种具体的协助，就是这本小書也是在他們的鼓励下写成的。和出版界的每一次接触中，都使我感觉到他們的工作的热情和認真，也更深切地体会到了党对文学工作者的不倦的培植和关爱。

在这本小書里，我试图对魯迅所創造的五四运动前后的新型知識分子形象作一次較詳細的专题探討，也想通过这一探討去闡明魯迅前期思想演化的一些內容。

我觉得，正当知識分子积极投入劳动生产，蓬勃展开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重新学习魯迅的这些作品，还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

附录的一篇，是为了参加当时的反右斗争写的，发表在“文艺月报”一九五七年十月号上面。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篇系统地研究鲁迅小说中的新型知识分子形象的論文，分上、中、下三篇。在上篇，作者結合着对于“狂人日記”的思想內容和艺术特色的分析，联系到鲁迅更早的一些著述中对于“精神界之战士”的追求，較为深刻地闡釋了“狂人”形象的精深、博大的意义。中篇按发表年代的先后，依次闡釋了“头发的故事”、“端午节”、“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孤独者”、“伤逝”等小说中的新型知识分子形象的特点。下篇則是对鲁迅某些小说和杂文中的“我”底形象的分析。

文章持論明确，分析比較細致深入，而且通过对作品的思想內容和人物形象的分析，对鲁迅前期思想的发展过程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

統一書號：10107·147

定 价：(8) 0.70 元

目 录

序

上篇.....	1
中篇.....	39
下篇.....	185

附 录

一个知识分子灵魂的探索	208
-------------------	-----

上 篇

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有作至誠之聲，致吾人于善美剛健者乎？有作溫煦之聲，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

——“摩羅詩力說”

十九世紀末期以來閃耀着革命火花的社会现实，引起了魯迅对一些重要課題的思索。由于对长期被抑压在封建統治下的人民有着深刻的同情和理解，他无限忧愁、无限爱怜地注視着縈繞在人民精神深处的那不易攻破的傳統的惡夢，并急切地探求着喚醒人民提高人民的具体道路。

魯迅指出，人們的思想中“旧染既深，輒以习惯之目光觀察一切，凡所然否，謬解為多，……夫如是，則精神界之戰士貴矣。”为了打破“举天下无遺言”的寂靜，他以为最緊要的关键和最迫切的要求，就是能出現精神界之戰士，也就是能超脫古范，而又弗淪于俗囿，具有反抗思想和勇猛进取的精神，“力如巨濤，直薄旧社会之柱石”的民主的战斗的知識分子。他相信他們能“动吭一呼，聞者兴起”，開創一片新的局面。為着启发和培养精神界之戰士，魯迅苦心介紹了不少世界文化名人的事業和貢獻，特別是激情地評述了十九世紀以來許多大詩人的生平和作品，把他們歸入“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而為世所不甚愉悅”的摩羅詩派。魯迅着重指出，由于詩人們具备了剛健不撓的战斗的人格，才能創造出“以起其國人之新生”的不朽的詩篇。在热情的贊美中，他也向中國知識界提出了“求之華土，孰比之哉”的質問。魯迅相信，只有

秉承着战斗的人格，才能为精神界之战士，只有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才能使人们的精神提高到善美刚健的境地，整个民族才能脱离荒寒，而获得新生的希望。鲁迅对于知识分子寄托了这样殷切的期望，正是他那时期的爱国主义思想最崇高、最有力的表现。

但在那时，鲁迅对精神界战士的期望，还由于“唯超人出，世乃太平”的思想影响，不免带有幻想的性质，显出夸大了个人力量，低估了群众力量的倾向。鲁迅希望从个人的觉悟达到人民的觉悟，从个人的解放达到人民的解放，而第一个具体的步骤，就是“不大众之所，而属望止一二士，立之为极，俾众瞻观，则人亦庶乎免淪沒；”（“破恶声论”）言之，他希望通过少数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努力，通过长期艰苦的思想启蒙，以达到全体人民的真正觉悟。

在辛亥革命时代，鲁迅是并没有看到他理想中的强有力的精神界战士的。他从维新运动以后十多年“劳劳独轆壳之事是图，而精神日就于荒落”的情形，忧心忡忡地预测着最近的将来。辛亥革命的失败所给他的最大的教训之一，也便是使他更加坚信思想启蒙的重要性。但历史的发展却不再“永續其蕭条”，而是以坚定不移的步伐渡过沉寂的阶段，跨到一个崭新的时代来。

五四运动之前的民主启蒙运动最先喊出了觉醒的时代的庄严的宣言，反封建的战斗力量正在团结起来，壮盛起来，鲁迅亲身体会到了思想启蒙运动的伟大力量。在新的思想阵中，先进的坚实的知识分子，为着人民的利益和理想而奋斗，无数觉醒的新青年，冲出了黑暗的重围，奔向时代的洪流。鲁迅这时觉得他看到了他所期望的精神界之战士，他发觉他们不象尼采式的超人那样孤立、虚玄和渺茫；他们为共同的理想所支持，空前地结成了一个战斗的整体，他们是荷负着痛苦的活人，然而希望却确实是寄托在他们的身上。鲁迅把那些先觉善斗之士尊为革命前驱者，

他努力使自己和他們采取同一步調，并为革命战士們吶喊助威，使他們不憚于前驅。

魯迅奉獻給他的时代的第一篇頌歌式的小說“狂人日記”，就是以覺醒的戰鬥的知識分子為主人公的作品。他熱情地歌頌了覺醒的时代和覺醒的新人，表現了新的戰士對於社會，對於歷史，對於人的本質的深刻的認識，以及沸騰着戰鬥激情的豐富的心灵。我們可以看到，覺醒的戰士满怀憎恨地控訴了家族制度和旧禮教的罪惡，满怀忧患地注視着民族的命运，懇切地呼喚人們從吃人的迷陣里醒來，放棄吃人的心思，建立新的沒有欺詐、沒有迫害的純潔的生活。這種對於人們的深刻的同情和懇切的期望，正是担負着民族的痛苦和災難的精神界戰士的崇高品格。在民主启蒙運動的后期，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播開始在我們的思想界發生巨大影響的時候，魯迅說過一段語重心長的話：“新主義宣傳者是放火人么，也須別人有精神的燃料，才會着火；是彈琴人么，別人的心上也須有弦索，才會出聲；是發聲器么，別人也必須是發聲器，才會共鳴。中國人都有些不很象，所以不會相干。”（“熱風”：“隨感錄五十九：‘聖武’”）魯迅這時雖然還不認識馬克思列寧主義，但他却歡迎一切新的思想來打破沉寂的空氣。這就更加可以看出，為什麼魯迅那樣重視民主思想的启蒙，那樣鼓勵具有獨異性格的知識分子對所謂庸眾宣戰；他不過是希望在新的歷史開始的時期，覺醒的知識分子經過個人的努力，能在人民當中發掘一點精神的燃料而已。知識分子的覺悟愈普遍，思想宣傳的力量愈大，當然也就愈能達到目的。毛澤東同志在評價五四運動文化革命的偉大功績時曾說：“五四運動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準備了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又準備了五卅運動和北伐戰爭。”（“新民主主義論”）在五四運動之前，魯迅就把最迫切的希望寄托在知識分子的身上，希望他們的力量加多，形成社會改革的戰綫，

恰正是非常符合那时代的客观要求的一种实事求是的主張，并且鮮明地表現了一个偉大启蒙主义思想家的特色。

五四运动以后，环境有了显著的变化。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此改变了中国革命的面貌。中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使人民的斗争历史推进到空前光輝的阶段，展呈了胜利的远景。在革命进军的威力下，五四时期的文化统一战线逐渐发生了巨大的分化，也就是鲁迅所說的“同一战陣的伙伴，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进”的終局。鲁迅对于那些高升了的帮閑文人、官場学者給予了憎恨的打击，但同时，他又还没有象他的有些战友們一样，立刻前进到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峰。他战斗在艰苦的黑暗环境里，担负着繁重的战斗任务，他这时焦灼地思虑着的问题之一，仍然是“新的战友在那里呢？”（“南腔北調集”：“自选集自序”）不过，在这时候，和十多年前提出“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时的心情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了。首先是经过五四运动一場革命暴风雨之后，他的战斗思想和战斗經驗都有了很大的丰富和提高。他这时所寻求的新战友，自然不能不仍然是精神界之战士，但却决不是他早年所想象的茕独无依的天才大士，而是能够为了了一致的目标联合起来共同奋斗的朋友。他看出知識分子思想的复杂变化，也看出个人反抗很难避免悲劇的結局，同时也不滿自己的游勇似的战斗。他一方面对于知識分子的种种缺点进行批判，同时也通过严格的自我批評开始了苦悶的寻求。从一九二二年起，他的創作中大部分是反映知識分子生活和思想的作品，在这些作品里，他塑造了一系列五四运动以后几年間尚未找到正确道路的新型知識分子的形象。鲁迅怀带着真誠的同情，反映了这些首先覺醒的进步分子的复杂的精神动态，和他們被黑暗社会所凌辱的痛苦命运。如果說，鲁迅对于生活和斗争在五四运动之前民主启蒙运动中的狂人这一类知識分子給予了热情的歌頌，表

現了他們的思想性格和个人奋斗的寶貴意义，是符合于历史的要求的話。那么，由于历史环境的变化，对于生活在五四运动以后人民革命开展时代的那些孤独的知識分子，魯迅却更多地批判了他們的个人主义的思想 and 行动，也就是非常符合于历史的要求的。虽然魯迅这时还不能認識新的历史条件，不能給知識分子指出最正确的和革命的人民相結合的道路，但他揭露阻碍知識分子前进的思想缺点，是从愛他們，同情他們，企图挽救他們的这一基本立場出发的。所以，他也就更加不能容忍束縛着他們的不良的思想傾向，而不能不通过形象的創造，對他們的缺点含泪嘲諷。

魯迅在五四运动以前对于精神界之战士的期待，五四运动以后对于新的战友的渴想，是作为革命民主主义的偉大思想家和偉大革命家的魯迅，为实现他的最切近的希望的一种战斗要求。这一要求被生动地体现在作为革命现实主义的偉大文学家魯迅所創造的五四运动前后的覺醒的知識分子形象中。魯迅笔下的每一个形象，都有着各自的特殊色彩和特殊意义，每一个小小的心灵世界，又都有它的一段异常复杂异常丰富的历程。这些同类的艺术形象所联成的心灵历程的河流里，异常清晰地反映了魯迅自己的心灵航行的一段经历，也异常清晰地反映了我們所生活和斗争过的那个时代。

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的前夕，高尔基发出了他对豫感到的革命暴风雨的謳歌。我們仿佛看見他高举双臂，大声呼喊：“暴风雨！暴风雨快要爆发了！讓暴风雨来得厉害些吧！”而他那解放人的偉大信心，对于覺醒的人、行动的人、战斗的人所寄托的希望和理想，却組成了一首壯麗的人的頌詩。“以坚定的步伐踏着古老偏見的尸灰行进”的人，“就这样向着前面，向着高处行进！不断的向前！向高处！”也正是永远向着前面向着高处行进的人的心灵，才能象那翱翔在怒吼的海面上，閃电中間的勇猛的海燕一般，召喚

摧折一切的暴风雨的来到。在中国，五四运动冲散了历史的阴霾；也是在暴风雨的前夕，中国的伟大战士，“东方的高尔基”，以“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的慷慨激昂的热情，向他的时代发出宏亮的呐喊。“狂人日记”和那一系列具有诗歌力量的政论性散文，表达了他那投入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暴风雨的最大的欢乐和决心。他证实痛苦的过去将在这里埋葬，新的历史和新的人将在这里诞生。

在灿烂的霞辉里，古老的中国活跃而又年轻。觉醒了的人之子，擦干了梦寐中的眼泪，用青春的战斗激情开拓着辉煌的明天。他们的痛苦的进发，他们的战斗的姿影，他们的心灵的火焰，体现了一个伟大民族的新生的希望，也构成了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篇作品：“狂人日记”。

鲁迅为这篇作品说过如下的话：“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一八三三年顷，尼采（Fr. Nietzsche）也早借了苏鲁支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超人的渺茫。”（《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果戈理描写了一个卑微的九品文官因为痴心妄想地恋慕着上司的女儿而陷于疯颠的不幸命运。果戈理对他的主人公为上司和上司的女儿削鹅毛笔，以及飞扑在地板上拾取手帕差点没有把鼻子磕破时的丑态和种种荒唐无聊的想法给以善意的嘲笑。然而，透过这个卑微人物的紊乱失常，絮絮不已，令人发噤的谰言妄语，却又传达出作者同情的叹息。那西班牙皇帝的梦，反映了抑压在他心底的对于权力的渴望，暴露了权势与金钱所控制的黑暗世界里，人的可怜的悲剧。那充满抑郁的向母亲呼救的

声音，則包含了一个置身在絕望的境地中，失去任何援救和依据的人的无可奈何的悲愁。果戈理对于他的人物发狂的精神过程，作了十分细腻、十分多彩的描写，表现出一顆封閉在窄小的籠子里的忧伤的心；尝够了可望而不可即的焦灼的悲痛以后，逐漸陷入狂乱的复杂的心理状态。这使人想起的不是魯迅的“狂人日記”，而是他的另一篇小說“白光”。

这篇小說里的白发蒼蒼的老童生的命运和結局，是和九品文官大致相似的；他那难以达到的对于功名与財势的狂想，使他癡惑于类似西班牙皇帝般虛幻无稽的梦，而葬身在恰象閃耀着金銀的光的发亮的湖水里。魯迅同样通过细腻而深刻的心理描写，对于这个白发童生渴想錢財的野兽般的貪婪給予嘲笑，对于那迫使他墮入病狂和死亡的封建科举制度和庸俗世界則投擲出严峻的呵斥。無論是九品文官还是白发童生，他們虽然都有令人厌恶的庸俗的想法，然而他們被生活所压伤的悲惨命运却又是令人怜悯的。这一类人物显然不同于魯迅笔下的狂人。魯迅所創造的狂人，完全是另一种情形，另一类型的性格。他是覺醒起来，因而遭到敌視的五四时代的新人；他那迎着时代的曙色而苏醒了的心灵，無論怎样也不能容忍从历史的深渊里散发出来包圍着生活的恶浊腐朽的气息。这吃人者縱欲恣暴的国度，这沉默而昏睡的世界，这充滿弱者幼者的哀号的屠場，显示出整个民族的衰弱、落后和苦难；这使他感到战栗的憤怒和悲哀，他不得不大声抗議，大声呼吁，大声唾罵了。他那充滿正义力量的声音，那狂暴的热情和执拗的勇气，震动了他的世界。如果是一个剛剛覺醒起来的家族子弟，他的精神很可能由于过度的迫害和恐怖而发狂，在那煩惱的、緊張的、迷乱的心境中，仿佛整个世界，一切人，都对他怀着敌意，向他进逼；他孤独地面临着被吃的危机，遍体浸透着恐怖的寒流，受着环境和疾病的双重磨折。由于周圍的人們的昏昧，也由于他

的精神錯亂，語言顛倒，所以更加沒有人能夠理解他，同情他，也沒有人敢於接近他，他的一切言行都被人們当成了空虛的笑料，他的人格，他的價值，便被掩埋在瘋狂的症狀下面，沒有人能看見他的殘存的光輝了。但如果是一個新的戰士，就大為不同，雖則遭到難以想象的威脅和迫害，被貶作了胡作亂為、一無足取的瘋子狂人，然而，他却永遠保持着清醒的頭腦，明亮的眼睛；黑暗勢力的任何侮蔑和迫害，都不能壓倒他，他一眼便看穿了他們的鬼蜮伎倆。對於黑暗世界的猛烈進攻，對於光明未來的熱忱嚮往，尤其是他那想要喚醒這沉默而昏睡的人間的努力，都並不因為整個社會的迫害而稍減。魯迅的狂人，實際上是一個清醒的戰士。他不但沒有在迫害下發狂，反倒增強了戰鬥的勇氣，因此，他那“救救孩子”的呼聲，並非向母親的呼喚，而是向着人的呼喚，並非要求拯救他自己，而是要求拯救人的後代，拯救民族的未來。當我們聽到九品文官喊着：“媽呀！救救你可怜的孩子吧！把眼淚滴落在他熱病的頭上，瞧他們是怎樣地折磨他啊！”我們便要低垂了頭，懷着想救助這個可怜的的人的母親般的慈和，熱淚盈眶地嘆息起來。而當我們聽到狂人的救救孩子這個呼喊時，我們却昂起了頭，被一種莊嚴的感情所激動，淚濕的眼睛里閃動着勇敢和信念，懷着自我犧牲的感情，要在自己的肩背上添加更多更沉重的改造世界的負擔。

所以，形象的內容啟示我們，狂人不是個人痛苦折磨下的絕望的弱者，而是一個歷史任務鼓勵下的戰鬥的強者。他初次嘗到了歷史的歡樂，也初次背負着歷史的苦惱；黑暗社會的人吃人的慘象沉重地壓迫着他，他要不顧一切地詛咒和反抗了。陸游的詩句：“浩歌驚世俗，狂語任天真。”我們聽到的，正是震撼世界，感奮人心的新的戰士的浩歌狂語。因而，這個充滿希望和力量的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国狂人，正是那時代的啟蒙思想和戰鬥意志

的代言人；在无数站立起来的战斗者、觉醒者的心灵里，都可以找到他的英雄的身影。

就因为鲁迅的“狂人日记”和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在思想内容上有这样迥乎不同的蕴含，所以无论在艺术风格，还是在艺术技法上，也都有着截然相异的特点。鲁迅为了表现作品的独特内容，采用了十分独特的手法。他研究和继承了果戈理、曹雪芹和其他现实主义作家对于人物变态心理的细腻的分析方法，还特别采用了和果戈理相似的内心独白的方式。但同时，鲁迅在对人物的心理性格作细腻剖析的时候，他又有意識地采用了另一种表现方法，即我国古典文学中传统的諷喻手法和象征手法。屈原的“离骚”那样的諷喻性的抒情诗，以及后来出现的一些带有諷喻风格的作品，曾经使这种传统的艺术手法发展到了一个成熟的光辉的高度。鲁迅创造性地继承了这种源远流长的传统手法，并第一次使这种手法十分巧妙、十分谐适地和精神病患者心理性格的细腻剖析相结合。由于独具匠心的安排，这种性格描写的特殊手法便使狂人这形象获得了新的内涵，展开了觉醒的战士的坚强而丰富的心灵世界。

作品中，时而出现了拜伦那样的热烈的内心体验，尼采那样的箴言和警句，更加突出了主人公的新的性格特征和思想特征，并使主人公的这一场独白明显地带上了浓厚的哲学寓意的深度。由此可知，狂人这个人物作为一个被家族制度和旧礼教所压迫而陷于发狂境地的觉醒的青年来看，是远远不够的，只有作为一个精神界之战士来看，才能使我们认识到作者赋予这个形象的极深远的哲学的概括意义。而狂人，也就不仅是一个现实性的形象，而且还是一个血肉丰满的象征性的形象，这两种性质是不可分离地相结合的。

作者也用同样的方法表现狂人的处境和他周围的人物。狂人

的大哥，母亲，小妹，何老先生，以及青面獠牙的一伙人，也都是有着现实性与象征性双重意义的人物；而象古久先生和他的陈年流水簿子，赵贵翁和他的狗等等，则显然完全是政论式的，哲学式的讽喻性形象。作者通过这种种特殊性质的形象，更直接更有力地表达出他对生活对世界对人的评判。例如，用吃人与被吃这样的哲学概括来代表黑暗社会欺压人损害人与被欺压被损害的关系，就是经过鲁迅的创造而成为我们所习惯了的日常用语的。我们不說封建礼教，而說吃人的礼教，不說黑暗社会或旧社会，而直接称之为吃人的社会，就因为这一哲学概括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鲜明的形象性，而又容易为人们所把握的原故。

在有些时候，作者是在热情地、细腻地描绘着他的主人公的复杂的心理状态，并把自己的心也溶化了进去，使人呼吸到一种动人的抒情诗的气息；有些时候，作者借主人公的呼喊，明白地直接地抒发他自己的政治见解和抱负，使人感染着严肃的政治诗的力量；而更多的时候，作者把对日常生活的如实反映和具有丰富意义的象征或讽喻的概括相结合，又使人体会到一种雋永的讽喻诗的情味。这种种色色诗的成分在形象的艺术世界里浑然地融合起来，为一种深刻的思想所贯串，形成了特殊风格的统一的整体。所以，我以为，把“狂人日记”称为小说体裁的哲学散文或者讽喻诗化的小说，是最能体现这篇作品所独具的艺术风格和艺术力量的。如此看来，“狂人日记”显然不是一般的小说，而我们就不能按照一般的方法去阐明它的思想意义，因为不切实地探究形象的独特内容，不研讨这篇小说的特殊技法和特殊风格，也就很难说是真正地全面地理解了这篇作品。

狂人这个形象是现实性的，又是象征性的。我们叫得出果戈理笔下的九品文官的名姓，也叫得出“白光”中的白发童生的名姓，然而却叫不出狂人的名姓。鲁迅把狂人这称呼加给作品主人

公，把瘋子這名目加給後來寫的另一篇小說“長明燈”的主人公，代替了他們的名字，是含着別樣的用意的。這正如在散文“聰明人和傻子”中，用傻子來稱呼那蓄于硬干的善良的改革者，而在諷刺作品“理水”中，也同樣用愚人來稱呼那敢于鄙視和揭發官場學者、幫閑文人們的虛謊丑態的勇士，他的意思無非是要我們不要把这些人物當作真的狂人、瘋子、傻子、愚人來看。他用傻子、愚人來對照那些高貴的聰明人，也正如用狂人、瘋子來對照那些護衛舊思想舊制度的老牌的正人君子一樣，包含着對於權勢者、上等人的諷刺和嘲笑；而狂人、瘋子、傻子、愚人等等，反而是魯迅對於那些進步的、勇敢的、正直的、智慧的、富于反抗精神的人的一種“愛稱”。在這些形象里，也每每反映着魯迅自己的一些精神特征。明乎此，我們在探討狂人的時候，就不會把這個形象簡單地理解為一個真正的精神病患者，就不會把他的清醒的戰鬥的呼聲，看做無價值無意義的亂語狂言；只有認識了狂人這一形象的象征性，我們才能真正懂得作品的豐富的思想意義。

但從外部的表現世界看來，則作品真實地顯示給我們，狂人又確實是被逼得發了狂的人；在狂人絮亂失常的心靈里，充滿着吃人世界的種種實況和幻象，他心里所想的，嘴里所念的，眼里所看到的，無不是吃人與被吃的這種緊張可怖的場面。這樣，他就生活在驚怖、憤激和疑懼之中。這原因，自然主要是環境對他的迫害，以及他對於生活，對於人的深刻的認識的結果，但同時，也是被迫害的人處於過度緊張的昏狂狀態中必然產生的一連串幻誕的杯弓蛇影使他心神不寧。明乎此，我們就不會同樣簡單地忽視了魯迅苦心經營用來表現一個戰鬥者性格的特殊手段，以為那種神志分裂的情狀，竟不過是哈孟雷特似的裝瘋。

由於現實性狂人構成了象征性狂人的血肉內容，所以我們覺得狂人有時象果戈理筆下的波普里希欽一樣昏亂，有時又象牛瘋